

# 南葉門政變經緯及其政局前途

## ——兼論蘇聯與南葉門的關係

石樂三

南葉門突於一月十三日發生軍事流血政變，叛軍與政府軍經兩週激戰後，終於佔領首都亞丁，一舉推翻了哈珊尼 (Ali Nasser Mohammed al-Hassani) 政權；但政變首腦，包括前總統伊斯瑪依 (Abdul Fattah Ismail)，前副總統安塔爾 (al-Antar) 及國防部長卡茲姆 (Qassem) 等多人，均在政變中遇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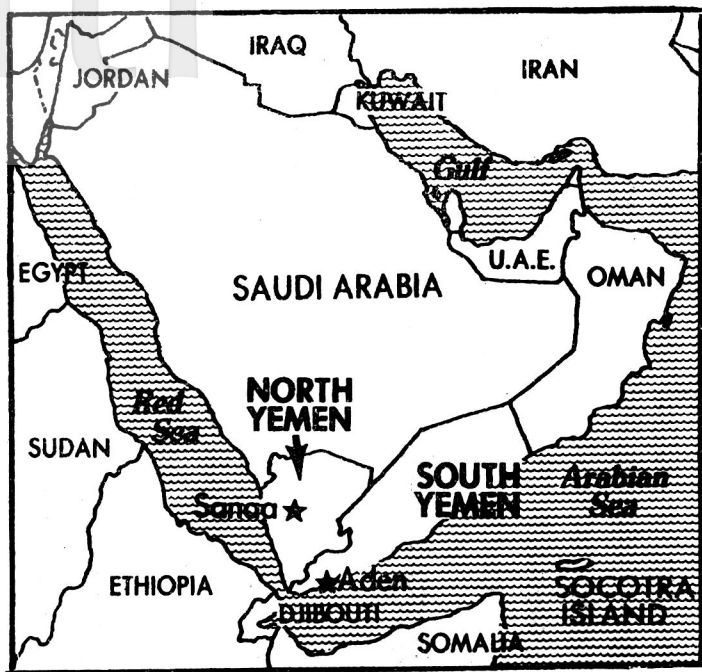
南葉門位於阿拉伯半島南端 (見圖)，亞丁正當紅海門戶，而紅海的曼達布海峽 (Strait of Bab al-Mandab) 與波斯灣的荷姆茲海峽 (Strait of Hormuz) 遙遙相對，同屬油輪所必經之航道，實構成戰略上無比的價值；更重要的，蘇聯在亞丁及蘇卡特拉島 (Socotra Island) 建有海空軍基地，控制了紅海與蘇彝士運河之間的航道。因此，自由世界對南葉門政變異常注視。

## 一、南葉門動亂頻仍的背景

南葉門原屬英國殖民地。早在十八世紀末葉，大英帝國海權勢力便伸入了紅海與波斯灣地區，而於一七九九年佔據紅海口的帕利姆島 (Island of Perim)；又於一八三四年透過英國東印度公司向南阿拉伯 (即南葉門) 酋長購買蘇卡特拉島；最後於一八三九年奪取了戰略要地——亞丁，從此，南阿拉伯及亞丁淪為大英帝國殖民地。由於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的開航，加以石油在廿世紀中逐漸取代煤炭地位，亞丁與波斯灣相接合，愈形增加其戰略的重要性。

然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中東的英、法殖民國家相繼獨立，而南阿拉伯 (南葉門) 人民當時受納塞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影響，隨之響應獨立自主運動，更掀起了武裝暴亂行動，一時大有不可抑制之勢。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英國政府始於一九六四

南葉門現勢



年在倫敦召開南阿拉伯憲政會議，決議至遲於一九六八年准予南阿拉伯聯邦（亞丁在內）獨立。

一九六六年二月，英國政府發表一項白皮書宣布①：當一九六八年亞丁獨立時，所有英國軍隊將自亞丁撤退，並將軍隊集中在波斯灣的巴林；英國政府也不提議與新獨立的南阿拉伯國家締訂任何防衛協定。但由於蘇聯勢力在獨立前早已滲透南阿拉伯及亞丁地區，乘機煽動民族解放運動，以致武裝叛亂事件層出不窮，殃及亞丁英國居民的生命財產尤甚。因此，英國政府又將原定之駐亞丁英軍提前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全部撤退。

英軍撤離亞丁後，南葉門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領袖沙阿比（Qahtan al-Sha'abi）遂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卅日就任南葉門人民共和國總統，不久之後，南葉門政府內部發生權力鬭爭，而執政黨——民族解放陣線中溫和派與極端派的鬭爭尤熾，因而導致了軍事的干預，南葉門境內呈現了一片種族暴亂的景象。於是，這位首任總統終於一九六九年被迫辭職。

阿里（Rubayi Ali）被五人總統委員會推為國家元首。新政權成立後，乃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頒布新憲法，並將國號改稱

「葉門人民民主共和國」，旨在達成南北葉門一元化的目標。新政權的外交政策，仍傾向於親蘇的社會主義路線。這位總統係軍人出身，曾於一九七〇年訪問中國大陸，顯示有轉向中共的跡象；同時也有意接受沙烏地阿拉伯與西方援助，而卒於一九七六年與沙烏地阿拉伯建立外交關係。相反地，民族解放陣線總書記伊斯瑪依則力主更積極的採取親蘇聯馬克思主義政策，反對與任何保守派阿拉伯鄰邦建立邦交。因此，阿里與伊斯瑪依之間的裂隙日益加深。

伊斯瑪依依為增強其政治權力，特將其領導的民族解放陣線與人民民主聯盟（共產黨）及另一左傾黨派合組一個聯合政治組織

註①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1963-84, p. 707.

，名爲民族陣線，總書記則由伊斯瑪依擔任。於是，阿里總統大權旁落，終於一九七八年被伊斯瑪依推翻，且遇刺身亡。惟當時效忠阿里的政府軍與執政的民族解放陣線民兵發生激戰，直至新政權產生而中止。

南葉門政府原任總理哈珊尼被推爲臨時國家元首。但由於強硬派馬克思主義的權勢日隆，迫使南葉門共黨政權投入了蘇聯及其附庸國的陣營，於是，引起了阿拉伯聯盟的震撼，而在一九七八年七月召開的緊急會議中，決議對南葉門實施經濟與政治制裁。

然而，伊斯瑪依對上項決議不但不予理睬，反而變本加厲的擴張其勢力，且將原來三個黨派（包括民族解放陣線）所組成的民族陣線，改組成一個新馬克思主義政黨——葉門社會主義黨。該黨遂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最高人民議會（Supreme People's Council）會議，一致決議推定伊斯瑪依爲南葉門國家元首。

緊接著，南葉門自一九七九年起發生內戰，交戰的雙方包括政府軍及反叛軍；同時擁護總理哈珊尼派的羣衆與支持伊斯瑪依派的羣衆也發生武裝衝突，甚至其他熱愛國家民族的羣衆紛紛參加反抗伊斯瑪依的行動。在此極度混亂情況下，這位強硬派領袖爲保持其政權於不墜，立即採取了兩項重大措施：一方面尋求加強與極端派阿拉伯國家（包括利比亞、阿爾及利亞、敘利亞及伊拉克等國）的關係；一方面更進一步增進與蘇聯及其附庸國的關係，並於一九七九年三月與蘇聯簽訂一項廿年友好合作條約。基此，蘇聯得在亞丁及其他戰略地區使用或建立軍事基地。但無論如何，這些措施都無法挽救伊斯瑪依失敗之厄運，而於一九八〇年四月被推翻。伊斯瑪依隨即逃亡莫斯科獲得政治庇護。

總理哈珊尼繼任總統，並接替執政的葉門社會主義黨總書記職務。這位新總統雖傾向親莫斯科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但並非完全仰賴蘇聯，正與伊斯瑪依相反。哈珊尼主張修正社會主義政策，准許有限度的私人商業行爲；對外則主張改善與鄰國關係。一九八〇年四月哈珊尼就任總統後，遂於六月應哈立德國王之邀前往沙烏地阿拉伯訪問，從而恢復了兩國間的全面關係；更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使南葉門與奧曼建立了外交關係。哈珊尼此舉，旨在減少南葉門對蘇聯的依賴，使這個二百二十萬人口的國家能成爲阿拉伯世界更完整的一部分。

流亡莫斯科五年之久的伊斯瑪依，卒於一九八五年三月返回亞丁，不久之後，重任葉門社會主義黨中央委員會及政治局委員職務，繼而展開了權力鬭爭的活動。哈珊尼在權力鬭爭中失敗，因而被迫放棄了其連任十四年的總理兼職。這次軍事流血政變，卽導因於此。

## 二、南葉門政變的真相

自南葉門獨立以來，曾經發生三次政變，獨以此次損失為最巨。在兩週的血腥內戰中，死傷人數約一萬之衆，外國僑民紛紛逃離亞丁，而一向被認為最安全的蘇聯使館也遭受砲火洗禮。一般對此次政變撲朔迷離，多所揣測。究竟此次政變的真相如何？

南葉門是個多種族組成的國家，自古以來，各部落之間就不斷發生戰爭，甚至多達數十年之久。獨立以來，其境內種族衝突，亦時有所聞，而政治領袖間的權力鬭爭，尤其蘇聯赤色主義的侵入，使其政治環境異常複雜，這種種因素，造成了今日南葉門的亂局。

此項軍事政變的主因，是由於高階層尖銳化奪權鬭爭所造成。早在十個月以前，南葉門總統即獲可靠情報指出<sup>②</sup>，強硬派馬克思主義的領導階層，包括前總統伊斯瑪依、前副總統安塔爾及國防部長卡茲姆等人，確有秘密發動政變的陰謀。為策反此項陰謀，哈珊尼遂以兼任葉門社會主義黨總書記名義，訂於一月十三日在執政黨總部召集政治局委員緊急會議，會場警備森嚴，在迅雷不及掩耳下，哈珊尼立即下令將出席會議委員——伊斯瑪依、安塔爾及卡茲姆等多人逮捕，並當場予以處決。於是，亞丁秩序大亂，叛軍在與政府軍激戰中獲勝，哈珊尼政權隨之崩潰。

造成這次政變的另一主因，無疑的，是出自蘇聯的背景。自一九八〇年四月伊斯瑪依被罷黜總統逃亡莫斯科後，在克里姆林宮大力支持下，卒於一九八五年三月返回亞丁，重新結合黨羽，積極從事政治活動，不久便控制執政的葉門社會主義黨，進而免除了哈珊尼的總理兼職，於是，演變成這次軍事流血的政變。申言之，如無莫斯科的慫恿與支持，伊斯瑪依似乎不可能返回亞丁；如無伊斯瑪依的歸來，南葉門也不致猝然發生政變。其理至為顯明。

然而，這兩位南葉門領袖——伊斯瑪伊及哈珊尼二人均屬莫斯科的同路人，又為何蘇聯偏向於伊斯瑪依？

伊斯瑪依屬於強硬派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並堅持採取單一的親蘇的政策，因而獲得莫斯科的偏袒，尤其是在他的總統任內採行的外交政策，更有利於蘇聯：一九七九年南葉門與蘇聯簽訂的廿年友好合作條約，使蘇聯得在亞丁建造可容納核子潛艇的基地，更可在亞丁擴建機場跑道，使蘇聯噴射機可隨時起降於亞丁機場。南葉門在阿拉伯半島上已成爲蘇聯唯一的戰略要地，而使蘇聯在軍事上擁有直通紅海、阿拉伯半島及印度洋的管道。對於西方來說，無異構成莫大的威脅。



哈珊尼在理論上奉行所謂「科學化的社會主義制度」，亦即「無神論的社會主義制度」，並非如利比亞及阿爾及利亞等國所奉行的「伊斯蘭式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注重葉門的民族主義原則，因此，在基本上他並非如伊斯瑪依所熱衷的親蘇聯路線。

由於哈珊尼的睦鄰政策，及其在南葉門所採行的種種溫和措施，已使莫斯科對哈珊尼的思想發生懷疑。從表面看來，蘇聯似乎不反對南葉門接近鄰國；但實際上，蘇聯却認為<sup>③</sup>，哈珊尼過於親近阿拉伯鄰國，不但削弱南葉門與蘇聯的密切關係，同時也破壞了南葉門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以莫斯科<sup>△</sup>真理報<sup>▽</sup>（一九八四、四、二）對哈珊尼政權曾公開表示不悅。

更由於哈珊尼在國內實行社會主義的鬆懈，尤其准許有限度的私人商業行為，使得莫斯科認為哈珊尼在政治領導上及社會主義理論上均有所偏差，故當一九八四年十月哈珊尼訪問莫斯科時，頗受克宮的冷淡<sup>④</sup>。此可顯示蘇聯早已有意整肅哈珊尼，而以伊斯瑪依取代其領袖地位。

此外，蘇聯派駐南葉門軍事顧問人員約一千至一千五百名<sup>⑤</sup>，掌握了南葉門全國軍隊；但在這次內戰中，蘇聯軍事顧問竟然袖手旁觀，坐視叛軍勢力的擴大，終於戰勝了政府軍，而使哈珊尼總統遭受失敗之厄運。甚至在外人得知哈珊尼的厄運之前，莫斯科已發布一項聲明，表示南葉門任命阿塔斯（Hadr Abubakr al-Attas）為新總統，而這位新總統（原任總理）當時正巧在莫斯科訪問，這決非偶然的巧合，正如馬克思主義者常謂「凡事絕非出自偶然」。

### 三、蘇聯與南葉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勢力侵入中東以來，不到廿年便建立了兩個親莫斯科的馬克思主義政權，一是一九六九年的南葉門政權，一是一九八〇年的阿富汗政權，這兩個共黨政權在伊斯蘭世界中創下了僅有的先例。

為人所熟知的，南葉門是蘇聯在阿拉伯半島上最具戰略價值的立足點。蘇聯於一九六七年英軍撤離亞丁後，便開始向南葉門伸張勢力，並逐漸控制了由其一手塑造的馬克思主義政權，其控制的方法是多目標的。

從軍事方面，南葉門現有兩萬四千名陸軍，無論在武器或訓練上，完全仰賴蘇聯的援助。自一九六七年以來，蘇聯對南葉門

註<sup>③</sup>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9, No. 4, Autumn 1985, p. 788.

註<sup>④</sup> *Ibid.*, p. 789.

註<sup>⑤</sup>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16, 1982.

所提供的武器與裝備的總值已逾二十二億美元。蘇聯在南葉門軍隊中駐有一千至一千五百名軍事顧問人員，也有相同數目的東德及古巴軍事人員，他們都在軍事機關或情報單位擔任重要角色；尤有甚者，蘇聯軍事顧問人員在軍隊或軍校中講述馬列主義課程，麻醉了官兵的思想，使南葉門部隊在阿拉伯半島上成爲一支赤色勁旅<sup>⑥</sup>。

在經濟方面，南葉門在阿拉伯半島是最貧窮的國家，全國可耕種面積只有百分之一點四，國民所得不過三百廿三美元（一九八四年）<sup>⑦</sup>，而在二百廿萬人口中絕大多數是目不識丁。過去在英國統治時期，南葉門的經濟基礎穩定，商業甚爲繁盛，人民皆可享受安定的生活；但自蘇聯隨英軍自亞丁撤退乘虛而入之後，南葉門遂開始實行社會主義，並將民有土地及私人企業收回國有，使西方投資者紛紛離去。從此，南葉門經濟完全仰賴蘇聯及東歐國家，包括捷克、東德及保加利亞等的援助。蘇聯爲控制南葉門的經濟，曾於一九六九年與南葉門簽訂貿易合作協定；協助南葉門開拓貿易，探測石油、修建水壩、灌溉設施及提供技術合作等項，但並未收到預期之效果。以貿易而言，一九八〇年南葉門對非共黨國家的貿易比例爲百分之七十，一九八三年的比例爲百分之五十六<sup>⑧</sup>。顯示蘇聯無法阻止南葉門對外的貿易往來。就石油探測言，由於一九八三年北葉門南部邊境發現大量石油，已使南葉門對其境內石油探測問題格外重視。北葉門石油係由美國德士古石油公司所開採；南葉門油礦除少數由法、義兩國石油公司探測外，其餘絕大部分由蘇聯負責探測，但逾時已久，始終未能發現石油。因此，許多南葉門官員對蘇聯的科技能力表示懷疑，故極力支持哈珊尼總統與西方及保守派海灣國家合作之計畫，藉以協助南葉門進行探測石油工作。

但無論如何，蘇聯在南葉門的投資已獲得適當的補償，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南葉門曾允許蘇聯假道運輸武器給親莫斯科的衣索匹亞，使其能在奧加登戰役中戰勝了索馬利亞。相對地，索馬利亞爲了報復蘇聯支持衣索匹亞，也拒絕蘇聯繼續使用最具戰略價值的柏柏拉港（Port of Berbera），因而迫使索馬利亞轉向親美路線，並准許美國海軍使用柏柏拉港的設施。這對於蘇聯來說，真是得不償失。

在文教方面，文化教育爲蘇聯赤化南葉門的要素。就文化言，蘇聯基於文化交流計畫，不斷派遣代表團前往亞丁訪問，並經常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向南葉門人鼓吹馬列主義的理論；同時蘇聯也在亞丁設立文化中心，陳列赤色文物書刊，舉辦演講會、放映共黨電影等活動，藉以增進南葉門人對馬列主義的認識。就教育言，蘇聯對南葉門各級學校（包括幼稚園在內）嚴加控制，並強迫採行蘇維埃式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爲貫徹是項制度，除在課程方面採用蘇維埃模式外，莫斯科更指派許多蘇聯及東歐教師前

註⑥ *Ibid.*, Note 3, p. 778.

註⑦ *Ibid.*, p. 783.

註⑧ *Ibid.*, pp. 778-9.

往亞丁各級學校（包括大學）任教；同時也鼓勵南葉門政府保送青年前往蘇聯集團國家深造。截至一九八五年秋季止，就讀於蘇聯的南葉門學生人數已達一千二百名<sup>⑥</sup>。此外，哈瓦納與亞丁大學也簽訂了一項合約，准許南葉門學生前往古巴大學深造。這項毒策，不僅使南葉門變成了蘇聯的附庸國，更使其喪失了一千四百餘年的傳統阿拉伯回教文化，無異自絕於回教世界。

在政黨方面，葉門社會主義黨（共產黨）是南葉門的唯一政黨組織。該黨是在蘇聯扶持下而於一九七八年誕生的。一九七九年莫斯科與亞丁簽訂一項議定書，其主要目的是在擴展執政黨的活動範圍。該議定書規定兩國經常互派黨代表團，交換組黨的實際經驗，並透過共黨組織來控制政治、經濟、教育及其他社會活動。蘇聯為培養南葉門領導人才，特於亞丁設立高級黨務學校，並在各省設立分校；同時也設立青年幹部核心學校。這兩所共黨學校共有學生兩萬餘名<sup>⑦</sup>，教官完全由莫斯科派充。此外，還有許多南葉門學生就讀蘇聯及東歐的共黨學校。值得注視的，蘇聯及其他東歐共黨曾為葉門社會主義黨中央委員會建造新總部（一九八五年十月竣工）。

從上述各節看來，蘇聯在南葉門所獲的利益是無法估計的。而收穫最大的是，蘇聯成功的赤化了這個原屬保守派阿拉伯國家，使其在阿拉伯世界中變成了唯一的馬克思主義國家。更令人耽憂的，蘇聯又與奧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分別建立了外交關係，這兩國也像赤化以前的南葉門一樣，是極其保守的封建社會，人民智識水準甚低，尤其貧富不均，蘇聯也將利用外交關係，逐漸向兩國社會各層面滲透，以達其赤化阿拉伯半島的終極目標。

蘇聯另一重大的收穫是，在南葉門建立的強大軍事基地，足可控制紅海南端的險要曼達布海峽。蘇聯的核子潛水艇經常出沒於亞丁灣，而從亞丁機場起飛的蘇聯長程偵察機，其航程可遠達美國在印度洋的第亞哥·加利亞（Diego Garcia）基地上空。蘇聯在蘇卡特拉島的海軍基地，面對著美國在奧曼的軍事設施，隨時可監視駐在阿拉伯海的美國印度洋艦隊；再加上蘇聯在南葉門其他紅海各島嶼的軍事設施，足可構成對西方國家航行的重大威脅。

#### 四、南葉門政局前途

南葉門經過兩週的流血軍事政變後，終於產生了一個新共黨政權，結束了多日的無政府狀態。新總統阿塔斯（al-Attas）與前總統伊斯瑪依同屬親蘇的強硬派馬克思主義領袖。當南葉門發生政變之際，這位國家新元首正以總理身份訪問印度首都新德里

註⑥ Ibid., p. 780.

註⑦ Ibid.,

，旋往莫斯科訪問，在未返回亞丁之前，莫斯科便爭先發布一項聲明，宣布南葉門已任命阿塔斯出任臨時總統。

阿塔斯就職後，隨即發表一項政策性聲明：南葉門新政府對內將採取集體領導制，對外仍傾向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並願與其他阿拉伯半島保持友善關係。所謂新政權採取集體領導制度一節，顯已露出羣龍無首的不穩狀態。

波斯灣阿拉伯國家對亞丁新政權一致表示不滿，同時沙烏地阿拉伯更對新政權的集體領導制度抱著不予承認的態度。即使一向親蘇的馬克思主義衣索匹亞政權，也拒絕承認南葉門新政權。

過去，南葉門在哈珊尼當權時期，對內採取溫和的社會主義政策，修正原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制度，並准許有限度放寬私人企業的尺寸；對外採取彈性政策，並主張與鄰邦和平相處，以終止南葉門與奧曼以及北葉門的長期戰爭，進而與沙烏地阿拉伯及奧曼分別建立了外交關係。更重要的，南葉門與北葉門曾於一九七九年達成合併協定，並於一九八二年完成了兩國合併的憲法案，這項草案規定：新葉門共和國奉行伊斯蘭教，並採行社會主義制度。這些措施都顯示哈珊尼更進一步修正了南葉門原來實行的「科學化的社會主義制度」，而成爲「伊斯蘭式的社會主義制度」，這項制度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包括利比亞、阿爾及利亞、敘利亞、伊拉克等）採行的伊斯蘭式社會主義制度完全相吻合，自然獲得了這些國家的一致支持。但由於南葉門極端派馬克思主義者的強烈反對，再加上莫斯科從中阻攔，致使南北葉門的合併始終未能實現。現在，由於南葉門政權已落入強硬派馬克思主義者之手，兩國合併希望自將歸於消失。

當前亞丁情勢，似已恢復平靜；但展望未來，仍未脫離極嚴重的政治危機。自南葉門獨立以來，曾經發生三次政變，均由於權力鬭爭所造成。南葉門共黨之間派系複雜，主要可分爲兩派，一是由伊斯瑪依所領導的強硬派馬克思主義路線，一是以哈珊尼領導中心的溫和派馬克思主義路線；但無論任何一派，均擁有私人武力，而兩派的民兵也都參加了這項軍事政變的戰鬥行列，因之導致了哈珊尼政權的瓦解。然而，哈珊尼的失敗是暫時的，將來如能獲得沙烏地阿拉伯的援助，其重掌政權，是不無可能的事。

南葉門前途，仍將陷於權力鬭爭狀態。如果強硬派獲勝而持續當權，無疑地，勢將嚴格遵循親蘇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對內愈將增強對人民思想的控制，並將徹底實施所謂「科學化的社會主義制度」；對外也將改變哈珊尼時期的睦鄰政策，並可能終止與奧曼及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關係。若是，南葉門不僅將重返昔時的孤立狀態，同時也將恢復對奧曼及北葉門的戰爭。倘若情勢如此演變，則莫斯科與奧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所建立的外交關係，均將遭受不利的影響。

如果溫和派得勢，哈珊尼重掌政權，則將持續其實用主義（pragmatism）政策，對內可能緩和推動馬克思主義，並試圖採行「伊斯蘭化的社會主義制度」；對外必將恢復其原有的睦鄰政策，積極推動與海灣阿拉伯各國的友善關係；至於南、北葉門的合併問題，兩國政府或將舉行高峯會議研商具體的合併步驟。此外，亞丁更將尋求西方國家的經濟援助，特別在探測油礦方面；

但不會與華盛頓建立外交關係，因為南葉門認為美國是以色列的友人。正如阿拉伯人諺語所稱：「敵人的友人是我們的敵人；敵人的敵人是我們的朋友。」

但是，無論強硬派或溫和派當權，南葉門一時斷難脫離莫斯科的羈絆，因為蘇聯共黨幾已滲透南葉門的每個部落，而年輕的一代葉門人也多為赤色主義所染指。正因此緣故，沙烏地阿拉伯對共黨早有警惕，而斷然拒絕與莫斯科建立外交關係，足證真理與邪說是不能共存的。

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五日定稿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特約研究員）

\*

\*

\*

## 蘇 聯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簡史、地理、黨政、外交、經濟、社會、教育、科技、軍事、國安會、西伯利亞及異議份子等各篇。全書約卅餘萬字，六〇〇頁，廿五開本，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六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